

地方戏,不仅是一种戏剧艺术,更是地方音乐、舞蹈及民俗的载体,是一个融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为一体的民俗文化宝藏。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我国有地方剧种374个,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锐减至286个,平均每年消失3个。在山东,有文字记录的地方戏剧种30余个,但目前尚有专业院团支撑的仅剩14个,濒危剧种族群不断扩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濒危剧种如何重新被群众认识和接受?菏泽大弦子戏的重生之路或许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现象

菏泽大弦子戏:

一个濒危剧种的重生之路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

衰亡——
地方小调的没落

大弦子戏,又称“大弦戏”“弦儿戏”,与柳子戏、罗子戏、卷戏同出一个源流,属于弦索声腔剧种。关于大弦子的最早史料见于明弘治十一年,在河南省某地的一块石碑上,有“以上布施除修葺佛塔外,敬献大柳戏、大弦戏各一台”的记录。数百年来,经过艺人加工提炼,大弦子戏已发展成为多声腔的戏曲声腔,鼎盛时有“键击九龙口,一溜十八班(18个专业班社)”之说。

据菏泽当地老艺人讲述,清末民初,大弦子戏能正常演出的传统剧目达300余出,以历史题材居多。其中,多袍带戏、黑红脸戏和武戏。

“文革”开始后,菏泽地区地方戏曲大弦子剧团停演传统戏,抓紧排练革命样板戏和现代戏,但依然无法改变剧团命运。1969年,菏泽地区撤销了除枣梆剧团以外的所有专业剧团,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大弦子剧团淡出群众视野。

转机——
“依团代传”的厚望

进入新世纪后,菏泽对本地非遗的保护愈发重视。大弦子戏与山东梆子、枣梆等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扩展)名录。在进行资料挖掘整理的过程中,菏泽文化部门发现,与其他剧种相比,大弦子戏面临的困难似乎更艰巨:代表性传承人年事已高;传承缺乏剧团支撑;地方戏市场不景气,演员培养周期长等,加之长期经费紧张,大弦子戏的传承保护工作一度停滞。

2009年,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建议下,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开始尝试跨剧种“依团代传”模式,依托当地的山东梆子和枣梆剧团传承大弦子戏。在该院院长徐向东看来,这一模式有4个好处:解决传承人问题,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传承质量,实现剧团与被传承剧种双赢。

2011年,大弦子戏的保护依靠“依团代传”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培养骨干演员15人,抢救挖掘经典唱段20多个、传统折子戏5出,《大弦子戏经典音乐曲牌》文字音像材料整理完成……

联合——
研究机构伸出橄榄枝

在恢复大弦子戏出现转机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复活一个剧种,得有一部叫得响的经典剧目。排戏,说来容易做时难;缺经费、服装,最重要的是缺专业编导、音乐人才。

彼时,几百公里外的济南,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揭牌。建院之初,该院提出实施“齐鲁文化传承传播工程”,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一方缺专业人才,一方缺有效抓手,菏泽与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拍即合。

2014年5月初,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与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签署“大弦子戏保护传承合作协议”,这也是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齐鲁文化传承传播工程”开展市域合作的首个项目。根据协议,该院派出剧目主创、纪录片摄制团队等与菏泽开展合作。项目包括考察菏泽大弦子戏“依团代传”运作模式,开展《地方戏曲濒危剧种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大弦子戏在山东的重生之路》课题研究;整理、复排大弦子戏传统剧目《两架山》;联合电视台挖掘、探究

大弦子戏的前世今生。

《两架山》的导演是来自山东省艺术研究院的周波,他说:“排练《两架山》,并非仅是使其立上舞台,而是要将其做成大弦子戏的‘样板戏’。有些演员因缺乏科班训练,表演和身段不到位,编导就一个手势、一个身段地讲解,在各方面力求做到完美和规范。”

重生——
地方戏保护的参照

4月18日,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与菏泽市文化部门负责人、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会上,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强将《大弦子戏成果集》交到山东省图书馆等负责人的手上,这标志着基于大弦子戏探索的齐鲁地方戏保护路径有了成果。当日,也是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日。

“作为艺术科研机构,我们可以把地方戏消失看做艺术的新陈代谢,但文化自觉提醒我们,只要有一点能力,就要延续优秀传统文化。”张强坦言,濒危剧种很多,每个剧种情况不同,用一种办法解决所有问题不现实,但《大弦子戏成果集》确为保护地方戏提供了一剂良方。

依然存在,如吕剧的[四平],不管唱词如何变化,其四句一翻的音乐结构和落音是固定的。”高鼎铸强调,戏曲的程式性是其艺术本体而言的固化特征,可变性则是对戏曲流变过程的动态观照,当下戏曲发展,应正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若只关注其固定性而忽视了可变性,易于走向“崇古”的误区;反之,容易使创作丢失戏曲本体,产出“四不像”的怪胎。

“吸融汲取是戏曲发展的动力”

“戏曲发展的动力在于吸融汲取。”高鼎铸认为,任何一个剧种或声腔的形成与流变,无不广泛吸收了外来元素,同时,又受其流布区域民风民俗的深刻影响。他举例说,柳子戏在明清俗曲的基础上吸收了[青阳][高腔][乱弹][罗罗]等声腔,成为典型的多声腔剧种,像《张飞闯辕门》中人声帮腔、一唱众和的[高腔],虽经柳子戏艺人的创造而“柳子化”,其本质却是由弋阳腔脱化而来;像新中国成立后创排的吕剧《井台会》,吸收了豫剧的[豫西调],再以吕剧的主奏乐器伴奏,并融入本剧种的音乐元素,逐渐发展成了吕剧的“新传统”。

高鼎铸强调,戏曲发展固然应具备广泛汲取的胸襟,但将其他艺术元素“拿来”,首先要建立在守住自身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其次还要经历长期的“内化”过程。

“柳子戏发展中,曾吸收过一批皮黄剧目,采用京剧的唱腔和‘三大件’伴奏,因为未被柳子戏同化,20世纪40年代后遂不再演唱;而作为徽柳合流发展出的莱芜梆子,徽戏部分未能流传,也是由于内化不够彻底、与观众审美脱节的缘故。”高鼎铸说,任何戏曲剧种借用新的元素与手段来展现人物、表达情感皆无可厚非,但一味地拼贴、堆砌,不与本剧种特色交融

互动,其作品必然难以流传。

“消亡论违背戏曲渐变规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地方戏曲剧种有30余种,但迄今为止,有专业剧团的剧种仅剩14个。”高鼎铸坦言,目前山东仍活跃的10余个剧种生存状况不尽相同,像柳子戏、五音戏、柳腔等已成为单根独苗的“天下第一团”;地方性大剧种山东梆子在“十艺节”前一度沉寂;山东的代表性剧种——吕剧,其地方院团面临转企改制、人员缩减、结构不等等诸多问题。这些剧种若稍有保护不当,极易陷入传承危机。

对于此种情况下的戏曲传承,高鼎铸建言,在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体制机制保障外,还应注意传承的两种方式。其一,通过对剧目的挖掘与整理,传承某一剧种独具特色的语言、音乐、表演,并以经常性演出实现剧种风格的固化与张扬;其二,对于已无剧目可传的剧种,某些有特点的曲牌、板式、唱法或表演等,仍要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一方面,将有助于人们认清戏曲在某一时段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亦可成为其他剧种汲取借鉴的素材。

“戏曲史上,声腔此消彼长,新声腔无不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滋生而来;表演亦不断演进,无非是把适合自己的部分保留下来,再演化为某一剧种、某一流派的新特点。”高鼎铸说,在戏曲发展中,尽管有的声腔没落了,有的剧种沉寂了,但它们仍以其他方式存活,成为另一种“新样式”产生的前提,这便是戏曲乃至诸多种中国传统艺术的“渐变”规律。他坦言,从历史趋势来看,戏曲作为歌、乐、舞一体的综合性形式在短时间内不会消亡,但对于当下一些已呈濒危状况的剧种来说,唯有厘清源流、摸清家底、自我发展,才能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危局。

观点

专家谈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

可变与不变 互动求发展

孙丛丛

4月15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齐鲁非遗大讲堂——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第三期)”在济南颐正大厦开班。

戏曲理论家、作曲家高鼎铸谈及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时指出,戏曲发展是一个可变性与不变性互动的过程,“戏曲消亡论”是对戏曲艺术渐变规律的忽视,任何不顾戏曲的艺术本体,盲目“拿来”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正视戏曲传承中的可变性”

何谓戏曲?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戏曲者,谓之以歌舞演故事也。”在此基础上,后来的戏曲理论谈及戏曲艺术的特征,常归结为综合性、虚拟性与程式性。

高鼎铸认为,随着非遗的挖掘与保护,对于戏曲特征的认识,应提出可变性。“考古出土的秦砖汉瓦、汉画像石,其珍贵在于非再生性,这是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非遗的特点则在于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高鼎铸说,人在变,人的审美、思想也在变,戏曲作为非遗的一种形态,不能仅存活于博物馆、录像带里,必然依赖于传承人言传身教,并与不同时代的观众产生审美互动。因此,其内容中脱离时代的部分被淘汰,其形式中不能满足当下美学诉求的元素也发生了改易,此种可变性是戏曲发展的必然。

“程式性是戏曲中相对固定的部分。像表演中的亮相、趟马等,不同人物在上下场或表达某些特定情绪时有相对固定的表演范式;唱腔音乐上,程式化表达也

自己的特点。”段晓玲说。段晓玲介绍,此次出演《锁麟囊》是继个人“京剧交响音乐会”后,主动探索市场的又一次实践。她笑称筹备过程“苦不堪言”:“大到资金介入,小到舞台合成,皆劳神费心。为精益求精,排练间隙她还数次往返北京,在万瑞兴先生的指导下训练了一支程派乐队。”

段晓玲认为,以质量上乘的演出刺激观众买票看戏的欲望才是激活市场最好的办法。她说,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六月雪》、《春闺梦》等程派名剧,并通过召集“戏迷见面会”等活动,与观众交流,探讨程派艺术,共同助力流派传承。

73岁的巩秀芬为看《锁麟囊》专程从杭州赶到济南。何来如此劲头儿?她坦言,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喜爱某个流派,就要与该派艺术家交流、互动。戏迷“捧角儿”,既可以让自身获得愉悦,又是京剧发展、进步的动力。幕后受追捧,靠的是精到的台前功力。段晓玲以梅派戏开蒙,之后,在孟宪培的指导下专攻程派,是个梅、程“两门抱”的演员。从“春秋亭外风雨暴”到“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舞台上,段晓玲把主人公薛湘灵从“阔小姐”到沦为“下人”的命运起伏表现得淋漓尽致,凭借端庄稳重的表演、幽咽婉转的演唱,为观众展示了薛湘灵“多侧面”的情感:有为小姐时的傲娇、为富贵时的慈悲、思儿念母

今年3月以来,由山东省文化厅牵头的“齐鲁非遗大讲堂——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已连续举办了3期。

4月15日,64位传统戏剧类代表性传承人在济南集中受训,其中,有不少戏剧界的“老面孔”,像85岁的柳子戏表演艺术家黄遵宪、82岁的四平调名家刘玉芝等;亦有大弦子戏、一勾勾、四音戏等濒危剧种传承人及一批中青年演员……

在本次培训班上,谈及传统戏剧类项目的保护与发展,3位授课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传承人的重要性。戏曲作为靠口传心授延续的艺术,人既是技艺载体,又是传承主体,传承人的责任意识关系到一个剧种的兴衰。

责任感多数出自对本门类艺术的热爱。“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愿意教。”在交流经验时,国家级非遗项目五音戏代表性传承人霍俊萍的一番话引来了大家雷鸣般的掌声。

山东是个戏剧大省,传统戏剧种类繁多,生存状况也不尽相同。摆在传承人面前的使命各有差别。

对于一些已呈濒危之势的剧种来说,挖掘传统刻不容缓。这两年,柳子戏艺术家黄遵宪有些“忙”,日前,他的传承剧目《朱买臣休妻》在东柳剧院举行汇报演出,另外,他还为学生教授了《包公错断颜查散》等传统戏。在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诸多剧种头上“天下第一团”的帽子,他说:“这不是荣耀,它在提醒我们传承工作的迫切性,我们要努力把把这个帽子摘掉。”近年来,在传承人的配合与推动下,山东省柳子剧团由专人负责传统剧目的挖掘,并抢救性地记录了一批柳子戏传统曲牌,把传承工作落到了实处。

传统戏剧发展,不仅要梳理自身流变的过程,更要面对当下,着眼未来。“培养柳琴戏新人是我的责任”。邵晓环是枣庄市艺术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她生长于柳琴世家,自己是家族内的第四代传人。常年在基层唱戏,有感于后备人才的匮乏,她常年在枣庄市十五中、市中兴小学等学校免费传习柳琴戏。看到年轻人能像

模像样地唱《状元观灯》、《樊梨花点兵》等老段子,她坦言:“有了收获,就忘了教戏中的苦恼。”传承人不计名利的苦心付出既激活了传统,又培育了后人。而一些“思路一变天地宽”的创新实践,亦盘活了某些项目的生机。

下项颂是第四批省级非遗项目担腔代表性传承人,虽成为传承人仅一年有余,但实际上,他唱担腔从1969年就已开始。因“文革”破坏,担腔一度沉寂,2000年前后,博兴县吕艺镇高渡村硕果仅存的几位老艺人都已年逾80岁。“传统剧目恢复有困难,但我们挖掘整理的曲谱资料还在;排演大戏经费紧张,但排小戏绝不丢调风格,又容易贴近群众。”2005年起,在下项颂及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第一部担腔小戏《人间真情在》问世,此后,《牛老邪赠礼》、《廉政灶》也相继创排并获奖,令小剧种走出了乡村,走出了沉寂……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多次强调,要鼓励传承人开展形式多样的传承活动。“我会牢记责任在心头,甘为戏曲付平生。”71岁的四平调名家王凤云的这句肺腑之言,相信也是大多数非遗传承人的“心里话”。

人物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一部讲述行善得报的《锁麟囊》,一曲低沉幽怨的程腔,曾让无数戏迷倾倒。4月18日,山东省京剧院名家段晓玲携《锁麟囊》亮相济南梨园大戏院,京韵程腔再现戏曲舞台,引来观众爆棚。

段晓玲演绎程派名剧《锁麟囊》

好一个情真意切“薛湘灵”

非鱼

两个小时的演出中,动情处观众凝神屏息,喜悦处现场掌声雷动,谢幕时演员数度返场……

“山东程派演员中可圈可点的,今天的现场效果值得称赞。”来自泰安的刘济松半个月前就买好了票,他坦言,在今年1月的《聆雅程韵——段晓玲京剧艺术交响音乐会》上自己首次观看了段晓玲的表演,自此便非常喜爱。

“网上有个‘聆雅程韵论坛’,是段晓玲拥趸者的活动‘据点’,戏迷们不仅在此发布演出信息,还共享视频、剧本、剧照等资料。论坛成员中有退休职员、戏曲人物画家,还有来自山东艺术学院青年学子。”刘济松说。

73岁的巩秀芬为看《锁麟囊》专程从杭州赶到济南。何来如此劲头儿?她坦言,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喜爱某个流派,就要与该派艺术家交流、互动。戏迷“捧角儿”,既可以让自身获得愉悦,又是京剧发展、进步的动力。

幕后受追捧,靠的是精到的台前功力。段晓玲以梅派戏开蒙,之后,在孟宪培的指导下专攻程派,是个梅、程“两门抱”的演员。

从“春秋亭外风雨暴”到“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舞台上,段晓玲把主人公薛湘灵从“阔小姐”到沦为“下人”的命运起伏表现得淋漓尽致,凭借端庄稳重的表演、幽咽婉转的演唱,为观众展示了薛湘灵“多侧面”的情感:有为小姐时的傲娇、为富贵时的慈悲、思儿念母



《锁麟囊》演出现场,段晓玲(中)饰演薛湘灵。徐嘉实摄

观察

甘为戏曲付平生

孙丛丛 杨晓卫